



傑克倫敦傳

斯通著
董秋斯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斯通著
董秋斯譯

傑克·倫敦傳

馬背上的水手

新文藝出版社

傳 記
傑 克 倫 敦 傳
JACK LONDON

原 著 者 Irving Stone

翻 譯 者 董 秋 斯

◆ ◆

有 版 權

1948年9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1000冊

1950年8月海燕第三版上海印2501—3500冊

1951年12月新一版上海印3501—6500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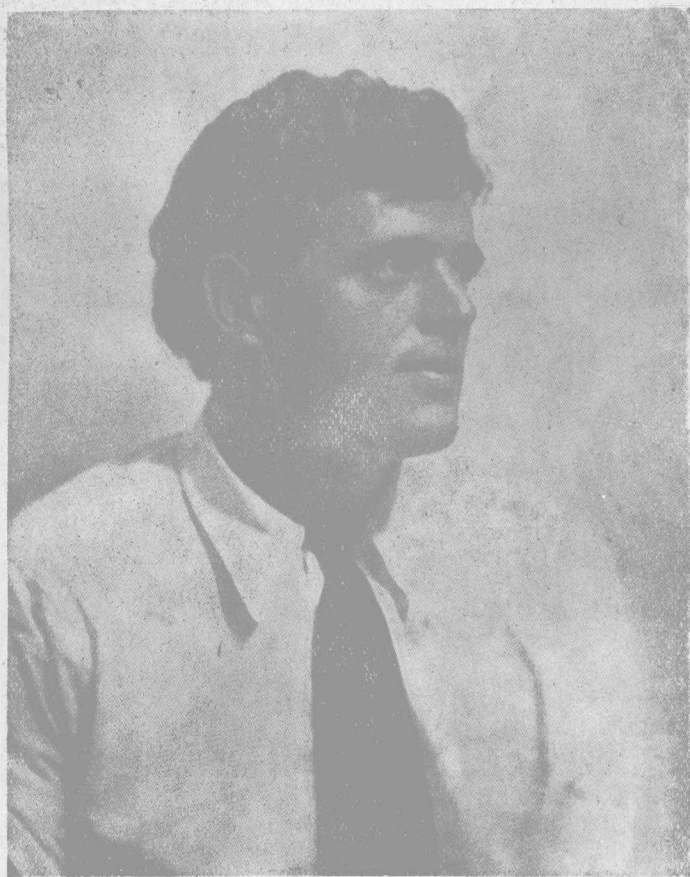
書號 (171) [I V 1] 定價 羊 18,8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(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)

光 藝 印 刷 廠 承 印

◆ ◆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

傑克·倫敦



芙羅拉·威爾曼 (見2—3頁)



“荒野的招呼”出版時的傑克·倫敦（見178—179頁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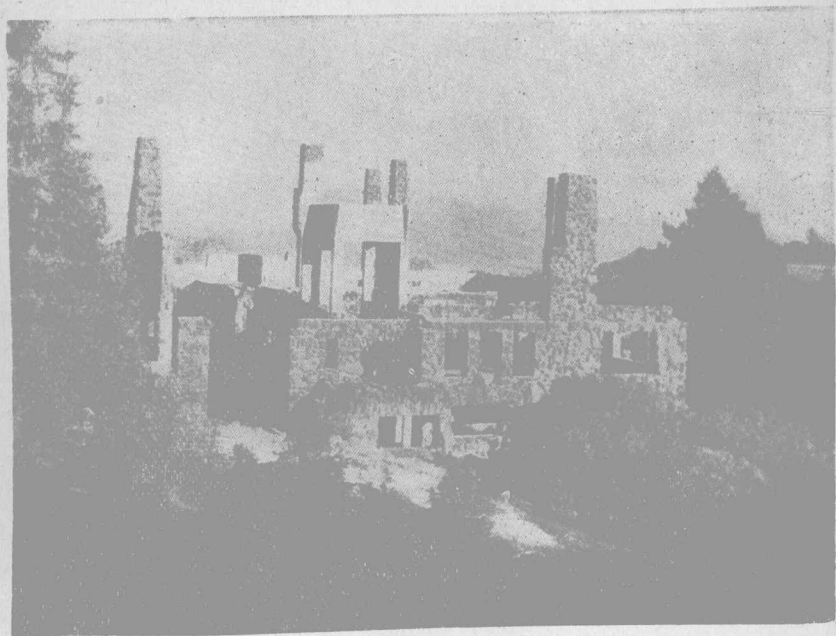
坐在“浪花號”艙口上的傑克·倫敦（見182—183頁）



延 齡 邨 (見186—187頁)



“美的牧場”上的傑克・倫敦（見276—277頁）



火燒後的“狼舍”(見312—313頁)



“美的牧場”上的茶彌安（見316—317頁）

譯者敘

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間，科學的社會主義，寫實主義的文學，進化論的生物學，在歐洲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，但是資本主義後起之秀的美國，對於以上三種現代文化，不僅是一片處女地，也是一片禁地。

在那時的美國，關於私有財產和財富分配的原則，僅只討論一下，也是犯禁的。工業家和銀行家依舊保持君權神聖的觀念。工人們要相信，工作和麵包都來自僱主的智慧和善心，應當加以感激。教會是工業的大腹侍婢，大學裏所謂高等教育也沒有兩樣，其中所宣傳所講授的東西都要經過僱主的許可。即使有若干知識分子，知道世間有所謂社會主義，也不過拿來在私人客廳中談談而已。而且所談的限於教育、立法、選舉等和平沁透，革命兩個字是談不到的。

這時美國文學臨到一個衰竭的時期，維多利亞朝的風尚已經僵化成一定的模子，更加上中西部道德的束縛，文學家寫不出有創見的作品。他們所寫的對象，限於可敬的中等階級或富人，善行永遠受賞，惡行永遠受罰。他們主張看人生的愉快面，避免一切粗暴的、嚴厲的、卑污的、真實的東西。如傑克·倫敦所說，他們這些人是無味的、孱弱的，肚子裏沒有臟腑，兩腿間沒有生殖器官。他們沒有創造力，沒有工作哲學，沒有

真知灼見；他們所有的只是一種用在甜甜蜜蜜的傳奇故事上的公式。他們是使文學貧乏的貧乏了的頭腦。而當時美國最走紅運的作家便是這些人。

至於進化論，因為它揭穿了基督教的神話，美國清教徒社會視之為褻瀆神聖者窮兇極惡的詭計。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今天，美國依舊有若干州立下法律，禁止學校中講授進化論。半世紀以前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。

就在那樣的時代，那樣的地方，居然有一個人，不顧統治階級的勢迫利誘，敢於冒犯他們的威權，強迫他們接受他們所禁忌的社會主義，寫實主義，進化論，同時用了易於瞭解的形式，把這三種東西交到勞動大眾的手上，為他們指出一條解放自身的明路。這個人的名字便是傑克·倫敦。

傑克·倫敦用來表達思想的主要形式是小說。他在小說中寫社會主義，寫進化論，寫實實在在的人生，寫貧血的、纖巧的、怯避的、偽善的十九世紀文學所不敢正視的一切東西。由於他那長於說故事的天才，也由於他學習前輩大家的努力，他鍛鍊成一種文學技巧，足以攻下頑固分子的森嚴壁壘，也侵入了暖室一般的太太小姐的深閨。這在美國，確乎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成就！

傑克·倫敦是第一個美國社會主義小說家，被人稱作「美國無產階級文學之父。」關於這一點，九二九年的新羣衆（New Masses）作過很確切的說明：

「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，不應當止於寫無產階級，也應當爲勞工階級所誦讀。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，不應當止於用無產階級生活作材料，他的作品應當燃起反抗的精神。」傑克·倫敦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——美國第一個也是到此爲止唯一有天才的無產階級作家，能讀的工人們，讀傑克·倫敦。他是他們都讀過的一個作家，他是他們大家同具的一個文學經驗。工廠工人們，農場工人們，海員們，礦工們，報童們，一再讀他的著作。他是美國勞工階級最有聲望的作家。」

法國的法朗士 (Anatole France) 稱傑克·倫敦爲美國的馬克斯，並在爲鐵腳跟作的敘中說道：「傑克·倫敦具有看出普通人看不見的東西的特殊天才，也具有使他能預言將來的特殊知識。」這評語對任何時代的文學家都要算作最高的稱譽了。不過，把傑克·倫敦與馬克斯相提並論，乍一聽起來，不免覺得頌揚過當。但若把這一句話中美國兩個字加重來讀，傑克·倫敦便可以當之而無愧了。二十年來，法西斯惡魔用了空前卑劣空前殘暴的方法，謀殺覺悟了的人民大眾，掃蕩現有的文化成果，看了鐵腳跟，我們幾乎疑心是今天寫的。傑克·倫敦預言將來的能力，可以從這上頭看出來。

我們上面強調傑克·倫敦小說中思想的成分，並沒有意思說他的著作與普通宣傳品有任何相同的地方，因爲他的主要作品乃是不折不扣的文學和藝術。只有這樣，他的作品才能受到當時最廣泛的誦讀，連他最看不起的所謂大家閨秀都要在鎖起的門後放下窗簾來讀呢。

他的作品暢銷，並不以英語民族爲限，在他生時，已經譯成十餘種不同的文字，目前似乎沒有一個有文學的民族不曾與傑克·倫敦結緣了。尤其是在蘇聯，連擁有四十種方言的譯本的雨果（Victor Hugo），也不能與傑克·倫敦比肩。在十月革命時期，傑克·倫敦在蘇聯達到偶像化的地步，隨處可以看到他的作品。在剛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他的作品更爲流行。蘇聯青年飛行家最嗜讀的作品，是傑克·倫敦的許多有名的戰時小說，如高謝夫尼克夫（Kozhevnikov）最受歡迎的三月和四月，很顯著地受了傑克·倫敦那雄健的風格的影響。

傑克·倫敦生身在勞動者的家庭，既沒有家學，也沒有外援，更沒有資產，連中等教育都不曾受完，舉凡世人憑藉了來致身通顯的東西，可以說一概沒有。他只有一種普通人所沒有的東西，那便是到處受人賤視的私生子身分！一個普通人處在他這樣的境遇，能够作到仰事俯蓄，免於凍餒，也就很不容易了。但是傑克·倫敦在短短的四十年間，不論在著作方面，在事業方面，在財富方面，都有了震古鑠今的成就。他究竟憑藉了什麼呢？

誠然，傑克·倫敦有他得天獨厚的地方，便是腦力強大，體魄健全，能通曉常人不易通曉的東西，能吃常人吃不消的苦。但這不是最主要的成功條件。具有這種條件的人，我們隨時可以見到，而傑克·倫敦卻是百年一遇的偉人。我以為傑克·倫敦最特出的地方，便是他那不屈不撓的青年氣概。

傑克·倫敦是青春的化身，連他的錯誤，連那使他一再受挫折的弱點，也是屬於青春的。他的朋友說他是一個長得太大的孩子，乃是一句無法變更的評語。因為他永遠是一個青年，所以他能不計利害，不畏險阻，敢於冒犯社會上的舊勢力，敢於推翻思想界的偶像。至於他學習的努力，工作的認真，更是充滿了朝氣。他說，人生是鬭爭。不錯，傑克·倫敦不是生成的，是在鬭爭中鍛鍊出來的。

傑克·倫敦的著作，受各國青年人普遍的愛好，因為其中提供了面向人生與之交鋒的勇氣。但是他的最好的著作應當是他的生活，用他的生命寫成的書。我們現在不能親炙傑克·倫敦這個人了，只能讀他的傳記了。傑克·倫敦有過寫自傳的企圖，並且已經定下了「馬背上的水手」的題名。可惜，過早的死使他未能完成這個計畫。二十年後，愛爾文·斯通（Irving Stone）負起了這一項任務。

這是一種非同小可的任務，斯通憑什麼資格敢於負起呢？我們先來看一看斯通的履歷吧。

斯通度過與這部傳記的主腳幾乎同樣多樣性的生活。一九零三年，他生在舊金山著名的電報山。他降生的地方與傑克·倫敦降生的地方，相去不過擲石之遙。與倫敦相同，他也靠了作報童開始維持自己的生活。後來他靠了作服裝店的跑街、皮貨店的牧童、趕菜車、開電梯、暑假期內從事果園工作，讀完中學。然後又靠了在樂隊裏作樂、趕貨車、在旅館裏站櫃、在肉食廠裏打包、在電力廠作工、在運動器具店作賣貨員，讀完了大學。他所入的加利佛尼亞大學也正是傑克·倫敦入過的。

斯通的寫作生涯開始於紐約。他所寫的劇本沒有人肯上演，所寫印象派小說沒有人肯出版，只好靠在新哲塞一個小劇院作經理，在派拉蒙劇院作招待員，爲各通俗雜誌寫自白小說和愛情小說和謀殺小說來維持生活。

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青春之光發表於一九三三年，緊跟着他的出版家便關門了，雖然其間不一定有因果的聯係，他在一九三一年寫成樊皋（Van Gogh）傳，求生的慾望，碰過十七個出版家的壁——終於在一九三四年出版，立即成爲暢銷書。他也編訂過樊皋的自傳，親愛的提奧。

斯通現時住在加利佛尼亞一個小牧場上，與他的太太哲安一同種橘子，生小孩，寫傳記。關於寫作這一部傑克·倫敦傳的經過，他作過下面的敘述：

「我蓄意寫傑克·倫敦的傳記，爲時已經很久了。現時，經過這許多個月對傑克私生活徹底的研究和探討，我比先前更愛他，也比先前更欽佩他了。我知道他的過失和弱點，我立意把它們都寫出來，因爲我太愛他了，不能加以粉飾。他是太偉大的一個人，不可以不老老實實地寫他。茶彌安·倫敦（傑克的後妻）和伊麗莎·倫敦·希帕德（傑克的異父異母姊）把傑克手寫的筆記、通信、證件、商業文書、原稿等全部移交給我。在這兩個女人之外，沒有一個人見過其中的一行。此外，她們曾把價值三萬元的私人文件賣給罕廷頓圖書館，規定在她們兩個死前，不得發表，這時她們連這一些也都